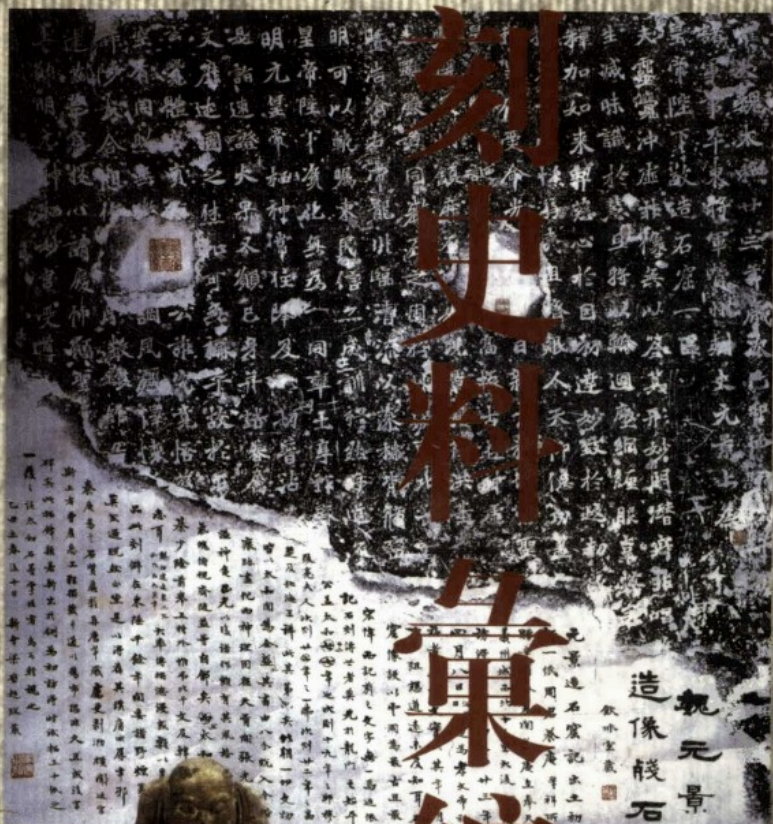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 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DAJI SHI
SHILIAO

歷代石刻史料彙編



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

歷代石刻史料彙編

16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明金石

(清) 李圖等纂

〔道光〕重修膠州志

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建修元天上帝碑記略曰元帝之道於穆不已贊天地之化育而
 有補於世教者也福善禍淫有若影響助揚威武陰翊王化憫天
 下之亂而欲易亂以爲治悼天下之禍而欲轉禍以爲福此天眞
 之神妙而不可名言也今戶侯匡時濟等謂諸僚屬曰洪惟聖朝
 奉天承運以撫華夷感神之惠佑護生民奠安中外敕命大臣建
 修□□宮觀禦守□城且膠地介葛盧之故墟漢之膠東國也其
 俗淳樸其地沃壤環山帶河實中原之要會也儒雅則有庸生王
 吉鄭康成功烈則有晏嬰婁敬張華之遺跡第恐水賊倭寇不時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舉發故違託神庇興起善心於永樂癸卯夏五月經營量度於城
 北樓規畫基址可擗行祠各捐俸以襄其事按州地屬秦楚之際膠東國沿此後書洪熙元年夏季月膠州儒學學正岳崇武德
 將軍膠州守禦千戶所正千戶匡時濟奉訓大夫膠州知州閻珏
 李哲
 重修城隍廟碑記略曰郡邑之祀城隍廟神以其能捍災禦患而
 庇佑一方之民也膠州舊有城隍祠在城外西隅國朝洪武二年
 知州張恭所建時營創之初規制未備浙之錢塘關經發身科目
 成化庚寅來知州事關時則有若同知劉君顯判官朱君煥咸同
 心協力而贊襄厥美膠州儒學學正武川吳勤撰訓導李實篆額

咸化歲次己亥冬十一月吉日

按是時知州係毛智

重修靈山衛學記文曰靈山衛距膠州之南九十里左右皆崇山

其南一望無際者海也有山湧出其間儼若翠屏天開者靈山也

衛因山而名嘗試登城以望則層巒巨浸周迴環抱煙雲出沒波

濤浩渺漁邨樵塢歷歷如畫圖然衛之有學昉於正統之初閱歲

滋久頹敗不支補苴罅漏雖有其人徹而新之者若有所待宏治

改元戊申之歲憲副西蜀趙公

名鶴齡濠州衛人

奉璽書巡察海道駐節

於茲屢謁之頃顧瞻興嘆曰學校人才所自出而敝陋若此非所

以尊聖道敦教化原也宜有以作新之但錢非天雨安所出乎至膠

乃謀諸郡守獻陵魯侯凱侯曰靈山在膠封內而學校又守分內

膠州志

卷三一九

金石

事卽躬詣而經營之仍倡率捐錢若干緡屬節判

卽州京兆趙侯

欽董其役於是伐木於靈山採石於峒嶺乃作大成殿東西廡戟

門靈星門以閒計者二十有一靈星門則以石高復作明倫堂東

西齋講堂號房以閒計者二十有三正殿則肖聖賢之像而藻飾

之東西從祀諸賢則以木主階陛門垣黝堊丹漆以序以整而後

學宮之制視前始於是年之春落成於明年之冬僉謂憲副公之

嘉績來學者深不可無述以貽永久於是攝學事平度司訓洛陽

李君炎命其弟子嚴和來徵文刻諸麗牲之石惟昔三代之盛文

事武備皆出於學所以興師必受成而行及其還也則釋奠於學

而以訊讞告曷嘗歧文武爲二哉世降教弛士無全才徒見夫被

堅執銳乃指爲武殊不知制勝兩楹折衝千里而有所謂詩書之

帥也衛之不可以無學如此我朝建學於衛蓋欲比隆三代陋漢

宋而不居也靈山昔爲屯壘其俗尙武人才未聞近年來士知尙

學俗漸歸雅非由地之有學學之有教而然歟矧夫地靈則人傑

山川閱蓄其靈秀於昔必將發洩於今而豪傑鍾之疊出於其間

而又遇賢憲副篤意興學賢郡守克相其成俾學校煥然一新見

者爲之改觀諸士游歌於茲亦當自思曰學旣新矣使德業未新

伊誰咎耶由是皆激昂奮迅黽勉修爲洗濯其舊見刮磨其舊習

節必忠孝才必文武出而見用平居則以禮樂陶吾情我知如子

游之在武城一遇四郊有警尙如范文公胸中甲兵西羌破膽使

膠州志

卷三一九

金石

議者咸曰是爲靈山之產乃無忝山川之靈無負朝廷建學之意

而作新激勵之功不歸諸憲副公乎愚記其興修之本末敢以是

爲諸子告宏治二年郡人宋漢撰膠州知州魯凱立石

重建大成殿碑記文曰天下有府若州縣卽有學皆以爲風化設

也夫縣之置甚廣而附於府者學亦不廢况州不附於府亦無縣

以附其學有必設者凡學皆有廟以祀孔子及配享從祀諸賢當

廟初建工必完物必堅固美好而不敝久之完者缺堅者壞甚則

傾頽而敝矣人見其敝必指爲守令事曰曷不葺而新之爲守令

者有獄訟之決剖糧餉之徵輸徭役之調發畜產之擎收其事盈

乎前日無暇以及雖然此固政事也於風化有所係乎苟其人泛

然不以爲意此世所謂俗吏而不知急先務者則守令固難得其人也幸而得其人矣視廟學如其家有必葺之意然而旱澇之相仍螟螣之或作盜賊之竊發饑饉之薦臻歲有不虞真無暇而爲之則爲守令者又難得其時而非人之罪也膠屬萊州府有學創於金承安間增修於元至元末重修於國朝洪武初至今百三十年可謂久矣其廟制不徒倣更卑陋不足觀凡春秋奠獻至不能容足宏治丁巳州守曹君嵩以名進士爲撫州推官多著政績擢守於茲始至入學謁廟觀其制不稱慨然歎曰前守不必論今其責則我矣他日卽審地勢計財用將有所改作適歲不登餽率流移賑卹不暇明年戊午稍康又明年己未歲益熟君曰吾事濟矣

膠州志

卷三十九

金石

乃與同知梁山等議皆曰善又白於知府李侯侯亦曰善君首捐已俸爲倡衆相勸以助始購諸鄰地廣袤數丈以大其規模材物所出卽境內勞艾二山伐山鑿石輦載並至更市巨木於江淮閒以充梁棟之用名精工擇良日而役興焉殿舊爲三間乃左右增置爲五閒凡門廡齋廚亦增於舊合若干餘閒深廣爽潔巍然改觀至於祭器咸備陶冶必精以及廣庭遍植嘉樹辛酉八月功告完初君興是役屢往臨視經營指畫勞心爲多落成之日釋奠以告牲醴備陳周旋有地僚吏咸集士庶聚觀師生欣欣莫不誦州守之功曰此盛事也寥寥之餘獲見此舉宜有紀述以示後來於是學正朱斌具述其事來請余於君爲鄉人越自早歲重君之賢

茲其爲政又知所先務如此可無一言以相其役乎蓋自君爲州守旣新廟學踰歲再熟政治益行廢墜悉起部使者至若巡撫都御史徐公而下率加稱獎可謂賢守矣因附及之若夫施政於斯講學於斯仰瞻於斯興起其志以成人材爲朝廷之用州郡之光不徒爲是美觀者此固君之深意在師生默喻而已按舊志以孔廟爲金承安年建元至元重修本此前書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掌詹事府事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經筵官同修國史長洲吳寬撰賜進士第中順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前江西道監察御史郡人朱漢書賜進士第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郡人匡翼之篆後書賜進士第奉直大夫膠州知州曹嵩儒林郎同知梁山儒學訓導田厚常倫徐禎從仕

膠州志

卷三十九

金石

郎判官白思溫苑寬吏目梁鉦大明宏治十有七年歲次甲子夏五月立石陰列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陽武侯倬倫賜進士第承事郎大理寺左評事姜周輔守禦千戶所正千戶匡允定汪林楊輔副千戶儲清劉潔朱桓胡翰致仕官奉政大夫修政庶尹工部郎中韓紳承直郎南京刑部主事彭瓚知縣張顯何琮冷襲主簿王和司獄王文推官張正學吏目韓景訓導王濟間官趙臻判官樂鴻宋秀典史薛鐸張璇驛丞冷智見任官知州蕭鶚教諭鄧中和林方通判冷祿王相知縣張勉學王憲教授朱達奉祀官樂鶴張穎訓導崔瑄王春劉嵩張昂舉人高迪趙從龍監生張翕管清楊佐王淮秦廷輔秦浦守禦千戶所百戶張浩朱浚陸興談經王

信黃凱郝繼光魏瀛吳亮丁宏本州屬官石河場大使胡斐文副使李嵩稅課局大使張清本州倉大使趙鳳醫學典科姜達陰陽典術高宴義官匡直之等十六人生員鄭中慶等一百四十八人尙賢祠碑記略曰尙賢祠祀膠之先哲暨先名宦其行義足爲矜式可以風動乎後進於焉尙其賢而祀之蓋有功利於民於國在祭法所必祀也矧有關於風教可以不祀乎是以義而祀之也予承乏於膠願惟謏薄於事神治民之道恆兢兢無敢怠荒故於庠序之殿廡門牆陋而做者旣撤而新之矣慨夫膠之先哲暨先名宦無文未秩而何以風動乎後進爰謀諸膠之四三鉅公暨合郡文學相與夷考其行稽之志質之史可以義而祀者得二十有三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人焉在秦曰柏欄將軍在漢曰蓋公曰庸生曰婁公敬曰王公成曰吳公祐在金曰房公周卿在勝國曰林公鶚曰柴公本立曰脫歡公曰張公緝曰張公復初在皇朝曰文公敏曰仇公鎮曰董公鼎曰王公振宗曰張公紳曰楊公可久曰殷公哲曰薛公祿曰崔公衍曰李公綱曰韓公福之數公者或以言悟主或以身殉國或孝能悅親或忠能急君或文可表世或澤被生民或有功文教皆誦法聖人者也皆後進所當尙而親炙之者也皆無愧於祭法而不可以不祀者也乃於學宮戟門之右構祠合而祀之落成之日凡同志者其景仰向進之心淳淳如也真有益於風教哉禮旣成僉謂予曰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善弗傳茲旣祀矣不

有述焉吾恐其歷歲滋久將蕪穢漸泯矣其如祀何嗚呼義乃人心之同然也予旣以義而起之彼後之君子於茲蓋有甚於予者復何疑前書賜進士奉直大夫膠州知州姑蘇曹嵩賜進士中順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前監察御史郡人宋漢書登仕郎直隸山陽縣主簿郡人王和篆後書儒林郎膠州同知梁山從仕郎判官白思溫苑寬將仕郎吏目梁鈺儒學訓導常倫徐禎宏治十七年甲子冬月立石

觀廟學落成詩并跋石刻宦跡東西類轉蓬歸閑老眼閱奇功三朝殿廡經新廣數仞門牆比舊崇絃誦洋洋軍聖化時髦濟濟亮天工於皇有此伊誰致思樂興歌與古同休致初歸事未遑拜觀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殿廡作吾庠規模舊已鄙三世輪奐新來耀四方聖表帝王尊有像賢分公伯祀無疆成功悉是勤勞守紀向斯詩令不忘吾膠庠舊廟欲傾且隘建於皇統末徙於延祐初金嶽廟元假爲文廟迄今三百六十年來守者弗克振作和自戊辰遊庠丁酉應貢每嘗咨嗟及乙卯簿山陽已未調肥鄉尤常慨念應請庚申始放歸居西石橋南街常簡靜介持不屑俗務值興至但遊閱郊郭詩卷自樂越甲子和午六十八適州守曹公營作落成觀其雄偉妍麗加舊數倍因喜甚謹賦詩二律以永其功刻諸石云後書宏治甲子仲冬十七日王石溪德春識

膠東八景詩刻序膠古名郡也舊志卽景原有八題曰文廟松風

雙井神泉肅生古廟雙女高塚雲溪晚釣慈雲曉鐘唐港秋潮石
橋夜笛然膠之山水奇秀文獻古蹟可歌可咏者固不止此觀者
多興慨焉愚於歷覽之餘過不自揣更拈出八題各勉成近體一
章曰膠河澄月珠嶺飛雲柏欄忠義介根古蹟石耳獻奇天澤昭
應鐵樞樵歌麻灣漁樂欲巧達人碩士相與詠歌之以擴未盡之
意以侈茲郡之盛但意拙詞俚見者幸教之而弗哂焉蘇臺曹景
書詩不具錄

重修城隍廟碑文曰膠之城隍有廟舊矣神維靈佑侯奠茲土一
方保障百禱毛血雖愚夫婦月致楮鏹燎而拜祝知神爲司口造
命福物尊而親威而愛少而習見長而安不教而恭敬故陽亢以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零疚以祈瘳喪以訃嫌以決於戲維神之靈休哉廟以綏之修以
飭之供祠者咸樂有所庇情歟迄於今不衰已酉春將軍北回祇
恭祈事伏謁仰風簷之民解俯茅垣之土崩蘿薜驚心蝸鳥動色
呼主持而前議董重役而興葺且曰愚世荷恩守禦東海與神實
爲表裏口初待今員時夢誨之怡以眷慕之懷誘以當官之法易
其字曰 關 美其號曰金巖寤而喜喜而質於予心異之以神祐愚
黨而冥明夾輔之功期以勿替口休命爲事銘在肺肝今日增修
之議僕不敢延歸而謀諸耆丈得楊君梅特主役事迺集衆鳩工
構材出資首事風日省試不辭而州之人欣然從之匍匐而輸助
者如縷凡五越月告完廊廟藻文門垣煥炳介泉子趨而賀鄉先

生囑以記之永其德予迺曰考神宮募緣疏託緇黃輩惡世誣民
祈祐幸福茲役也果有於是維神受皇帝之眷衛我東土固不俟
人之崇奉而兆靈然匡君世族提兵典郡爲斯民表戡穀摠祿神
之歆也久矣而大事孔殷祈祐一方契合冥漠焉者則又非爲身
家便也嗚呼城隍之興廢視郡囿之盛衰郡囿之盛衰視社稷之
危安北口子存大義以圖成忘小利而集事君子之志細人不與
鄉先生曰唯唯因勒諸石以成後事者之德匡君諱天倫字伯仁
守禦所致任正千戶前書膠州庠生介泉趙白璧撰膠州庠生東
新建海神廟記文曰古哲王之修祀典也祀其有功於民生者祀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其有功於宗社者而淫祀弗與也今二氏祠遍天下而崇修二氏
之學者亦遍天下豈爲其關於民生乎抑爲其關於宗社乎此巫
所謂淫祀也必斥於古哲王之世者也以古哲王之所必斥者而
今乃從而崇信之是何口口倒置自失其 關 有斯世斯民之責者
不 關 膠大夫念竹樓君蓋憂之獨深者也嘗語二三僚佐曰天子
以治民事神之責畀之守土之臣有是治民事神之責必期於無
負天子之命而別邪正以一人心 關 按州之境其廟祀二氏者不
下數十焉於祀海之典獨缺口不可以觀人心乎 關 本無以口其
所口口非守臣責耶於是糾工庀材剪萊闢土 關 後口口遠 關 廟
之原額田數畝以飯守者使無失所口猶懼其歲久則易湮也口

勒之石焉以圖不毀令予記之口口天下之關人心關邪正之機
口兆於口之好惡晉人好老莊而五胡亂華宋儒好佛氏而元人
入主中國蓋人心一有不正則百神得以入之其勢必然斯關於
州之南境使膠之人知上之所好者不在彼而在此庶乎膠之人
所崇信者亦在此而不在彼也是崇正祀乃所以別淫祠別淫祠
乃所以正人心也信乎大夫之憂爲獨深也凡今之人可以無大
夫之憂而可以無予之記也於是乎勒之石以告天下後世凡有
治民事神之責者前書賜進士第中順大夫知河間府事前戶部
郎中郡人鑑塘紀五常撰中順大夫知岳州府事郡人王峯李元
芳篆額丙子科鄉進士郡人仰嵩張汝元書丹後書萬歷七年已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與賜進士第奉直大夫知膠州事前刑部主事念曾撰林中立石
增修廟學記文曰膠郡廟學郡伯李公所增修而完美者也郡
蓋古膠西漢董仲舒宋蘇長公所文治之地至金邑簿房周卿建
大成殿於治之東南隅迨我朝列聖廟學益爲廊增至嘉靖丙午
靈寶楊公復易民間鄉學地改儒學門於廟右置各官舍於廟左
是科畧中式者五繼兩榜而掄魁者四相沿科第輩出說者謂楊
公開啟賢科之功居多恒未有月石以紀其盛迺今歲久大殿脊
簷脫落廡祠傾圯明倫堂偪於隘巷費門廡無柵欄甚至齋房鑿
爲酒肆宮牆穿爲便途而官舍不做風雨張郡博始塞橫衢巷竇
蘇府丞重構明倫堂朔敬一亭於堂後起奎星樓於異方殿廡齋

垣等尙未完美也癸丑春尙幸廉署膠庠與二三同寅考訂先賢
位次而州牧孫公會年丈僉憲匡公鐸佐二千金樹門屏立柵欄
修名宦鄉賢二祠公蓋先鄉賢廉憲公後也時孫公以才轉曹州
去幸而檄岳李公自洧川擢來守膠方公任洧川時典學育才業
有賢聲及守膠剔腐蠹鋤巨猾濟時聽廷民濟尊臥碑以範士習
崇禮俗以正人心願瞻廟廡齋房宮牆等多殘闕少完美俯而思
曰毫廟以依神學以儲俊鳥可弗完且美也於是申畫示勸庀材
鳩工役不於民而以隸胥費不於公而以俸金先大殿次兩廡次
戟門次頤宮次靈星門西遞學門以內如堂如齋埽其廢者而新
之相其墮者補葺之舉向所穿墉鑿肆者悉釐正之且曰吾正欲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完美此廟學也胡容穿鑿爲輒易土爲輒輒費數萬計準初製之
延袤而南北如一壁立數仞不三月而閭左無擾公裕無費役不
爲勞民不稱厲聲色不動而廟巍然而學森然奕奕煌煌灼爛奪
目夔爲境內俾觀復議改名官鄉賢二祠於啟聖祠前造諸官舍
於齋堂後奎星樓以次整飭洵明興未有之營繕卽先代董蘇之
文治不少遜焉名雖修舊功倍創始已膠庠師生咸謁予請曰廟
學完矣美矣先神依於斯賢科儲於斯一時章縫沐浴道化被服
訓養思報完美之功於不替謂予典在銓曹陟公上考慶得循良
而以知公者屬予也予何吝紀之貞珉以垂不朽耶乃原廟學以
告於膠人有聞董蘇之風而興者曰此李公之功也公諱尙志別

號襟岳順天人登萬歷庚子科鄉進士

舊志以州為漢膠西地本此

前書賜進

士第資政大夫北京吏部尚書前南京吏部尚書北京刑部尚書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東萊趙煥撰文賜進士第朝議大夫資治少

尹國子監祭酒經筵講官前左春坊左諭德翰林院侍讀學士郎

墨周如祗書丹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南京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

郡人高鏘額後書奉直大夫膠州知州李尙志儒林郎同知譚

三才徵仕郎判官姜文煥吏目楊文煥文林郎前署儒學事尙三

策學正李如桂訓導刁學伊陳九遷衣應運蔣勤耆民李灼然監

造增生鄒國儒幕勒萬歷四十三年乙卯冬月立陰書鄉進士戶

部清吏司主事張汝元賜進士第大理寺右評事趙任敕封中書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舍人高夢說賜進士第中書舍人高宏圖安陽縣縣丞姜維穆武

英殿中書姜元春乾州知州王楫大寧縣知縣馬如龍陽山縣知

縣高瀚南寧府經歷宋有慶青城教諭周卜世光祿寺監事趙佐

口問所理問宋時熙附例袁允昌遊擊將軍楊世美膠州所掌印

正千戶匡萬里邊操正千戶汪應選佐貳百戶張所蘊京操百戶

韓甲三科武舉鎮撫趙佑鴻臚寺序班趙伸三科武舉把總官匡

宏訓國學生員廩生上國光等二十七人增生崔一鳳等三十人

附生高師說等百四十二人奉祀生匡隆督工孝官冷國治

重修聖殿記略曰膠西守松滋向君諱君化號相君天啟癸亥冬

奉命來守是邦會東土有警糧餉告匱公蚤夜調劑越二載政平

事理將以其成質之天子適覃恩沾榮二親晉秩拜命次日釋奠

先師見宮牆傾圯太息曰自以文章飾吏治得君榮親聖澤之淪

濡深矣修葺之責非異人任乃捐俸金若干以供其事經始落成

不日而煥然改觀焉八月上丁有事明禋益虔祿獻益肅駿奔雖

雖乎禮樂之益輝煌則向大夫之是舉眞足以昭格聖靈而開宏

文化也一時襄其謀者則原任司訓畢得口梁任大崔良能新任

學正李永訓孔口賓黃一鳳鳩工課程則州倅周其捐金共濟

則鄉紳主事張汝元于從政副使高鏘侍郎高宏圖參政郭竹徵

給事中宋可久知州郭郭知縣高瀚姜士佐光祿寺署正趙佐總

兵趙佑參將談震采舉人袁允隆趙倬高宏教貢士楊譽張法致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張志定高念茲監生高淳袁允昌至於躬親督率補其不足則有

該諸生賢勞相助也例得並勒之石以誌不朽時崇禎十年歲次

丁丑正月既望之吉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翰林院提督四驛館太

常寺少卿前吏科給事中東萊張孔教撰

國朝金石

重修北城真武廟碑記文曰膠城方三里闕東西南三門門各有

樓其北則建真武廟鎮焉廟創於明洪熙間蓋先千戶所州城廢

因移以爲治者也歷三百年廟屋材朽至

國朝康熙戊申懼地震災凡城垣雉堞官舍民廬咸就傾圯而廟

遂同諸門樓一時頽圯予於庚戌之冬來守茲土登殘垣而周望

形勢膠雖彈丸孤擎海口上綰天津之鎖鑰下扼江淮之咽喉亘數百里以襟帶三州聯二屬邑而獨當一面籌國者議移沂鎮一軍用資彈壓非不知斥鹵邊隅芻茭弗備誠見夫洋洋東海浩渺蒼茫不得不屯聚重兵以紓緩急所藉者惟金湯之固是城何可不亟議請修城修則廟與樓漸次可復昔日之觀矣因繕文屢請而內府金錢方煩仰屋且通都大邑修葺未興無暇爲一邑計予慮雨雪一侵巖然將解乃乘農隙傭工徒分版授築親舂鍤而餽食之士牖稍堅已力盡氣索將伯助予烝也無戎亦無暇爲一廟計而膠紳方伯宋公時陳臬西川萬里郵筒寓書於長君世遠捐資重修鳩工庀材不日而成丹雘錯施金碧搖映神像法幢煥然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聿新漆几華燈燦列咸備鼓鐘達遠不啻考無射而伐靈龜予於其落成之日偕僚屬登焉憑高遐覽不禁慨然曰壯哉北則天柱之來蜿蜒起伏其昔時祀月之所乎南望汪洋驚風怒濤蒼煙浮島綴雙珠而砥鐵樑洵稱大觀左顧東勞層嵐疊嶽吐景流霞恍惚萬狀其中或尚有隱君子焉西眺琅邪在遙青落照閒實有懷夫蘇子超然之遺蹤膠之形勝觀止矣予因是而歎宋公之明德爲無窮也詩云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又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公之清風惠澤徧海內今者化行西蜀

天子下璽書褒美及衮衣繡裳之榮

命公承宣德意於百粵屹然爲東南萬里長城行見題名屏展銘

勛鼎鐘而先推公綢繆桑土敬共明神之意因爲記而勒之石康熙十二年歲次癸丑十月知膠州事三韓孫蘊韜撰
膠州知州趙公慕恩碑後敘略曰趙公諱民善宇化字遼東人來治膠歷十一載民沐其膏澤

朝廷鑒其廉善陞太守以民逋三千金無力自完求資於江南友人遂以跋涉之勞沒於江上膠民復輒之歸創廟於城隍殿左謂公生而神明歲祀不輟歷今二十餘年不能忘也乙丑冬再祀或曰公治膠無大異政沒而思思且慕久且不忘者何也曰公來膠適乘叛逆之後焚掠支離公亟旋定奠室家處之言之曷能忘之曰愈於屠民而濺血於巷者也無大異也曰東海寇發大兵四集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大家小家牛車不前公單騎賁散民怨不與輸之直之曷能忘之曰愈於殺民以媚戎者也無大異也曰國賦煩冗富者樂輸貧者載逋公別其賢否而不盡之法勞之剔之曷能忘之曰愈於培克之求自勝者也無大異也曰諸生固繼敬口庸沆之風而下士以禮塾之序之曷能忘之曰愈於荒而鞠爲茂草者也無大異也曰兵戎未靖民休於市夙夜著絲於葦車飲之食之曷能忘之曰愈於狐威而束溼者也無大異也曰東遘肆虐茶及縉紳公口微而爭翼之懷之曷能忘之曰愈於賈禍而尸其惠者也無大異也曰然吾聞之好名者徒木好利者繭絲公施諸政實洽愷悌深其憂患同其始終口無所爲而爲之而民亦未之或知也此民之所以

沒而思思且募歷二十餘年如一日者也駿奔悽愴洞洞乎其若思也漆漆乎其若慕也渺渺乎予懷之終不能去也諸君子或泣或悲或太息予乃掇其言而勒之石載登歌曰拒艾帆帆墨水洋洋棟檣雲白木落霜黃瞻之丹口挹之繡裳酌以杜酒黍稷馨香佩優咽鳴鐘鼓煌煌素車白馬彷彿翱翔於戲賢大夫之終莫能忘前正書

皇清誥封奉直大夫膠州知州陞衡州府知府趙公廟慕思碑後書治黃山逸史法若真頓首撰談延立書丹李天潤鐫字次列鄉紳光祿寺寺丞張應桂廣西提學道王如辰進士趙泰姓舉人張宿耀貢士高國樞官生宋世耀閩學談元立鄉耆傳廷豹等十二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人康熙二十五年立

後學田碑記略曰州學在國之陽入鎮海門者先宮牆而後至有司治所古人用意有緩急哉學舍有田皆以優給師儒也口學舍國初時版口僅存於司牧而地對於兼并稅雜稅民庸勾考簿書則學有田籍覈出納則學實無田蓋五十年

天子崇道右文百辟俱興首倡復學田者爲大參丁公七邑承風爭自檢校而稱是職者又得學正魏公訓導沈公闕履其疆畝佃租之數瞭然則敬以請之前刺史張公張公者蜀進士也嘉其意而免其闕壹拾陸頃柒拾玖分肆釐坐落行上柏欄人榮古鎮啟正五社內除口賦錢銀貳拾肆兩玖錢壹分闕不忘於道者

弗濫予也法良而意厚蓋隱然儒者之措置王政之遺風歟是役也往復參驗上下闕考訂以訖於成則有如廩生匡曰浚予之超

高于阿王國祿前書特名五經異才進士出身累晉通奉大夫江南安徽等處承宣布政使前翰林院編修法若真賜進士出身光祿寺寺丞前翰林院編修張應桂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編修王懿篆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提督福建通省學政按察司副使高曰聰書丹後書陸膠州知州張象紳四川安岳人現任膠州知州孫文光浙江餘姚人學正魏尊光曹縣人州同闕訓導沈濬吏目葉其藎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七月勒

膠州紳士鄉民人等公建龔使君長生祿位祠記石刻文曰今龔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使君且以尙書郎去矣使君莅膠八稔不爲赫赫名優柔涵濡與民休息民亦相忘於江湖之闊不知使君之大有造於膠也一旦秩晉卿曹始皇皇焉若有所失曰孰使我追呼不聞而廩庾不竭於稱貸乎孰使我連繫不煩而獄訟不困於胥役乎孰使我商安於市卒安於伍而喧譁競譟不驚閭左乎蓋膠之不遑寧處久矣瀕海瘠郡近雜五方名累於贏饒而俗倣於雀鼠樸者無全身之策豐者無土著之謀殆搖搖焉莫有定居矣今而縉紳之族故業以完焉學校之中絃歌無閒焉閭里之中田連阡陌馬牛絡繹焉而骨肉族黨不傷於角牙軍民市肆咸安於樂利焉夫乃今知使君之寓撫字於催科施禮教於律令借倉粟以濟餉寬稅課以通

商其利我膠者爲無窮也夫乃今知甲申大疫後民氣方囂焉
未有所定而使君之還定安集於無形者爲莫可測也蓋使君固
嘗佐郡寧海擅發倉粟活飢民數萬至今飲食尸祝之及莅膠清
正居心仁慈馭物惠政不可枚舉以視桐鄉奉嘗之愛何多讓焉
今且以尙書耶去矣雖他日以名卿撫二東猶可竹馬以迎而今
乃不能臥轅以畱矣故於其去也相與肖像而瞻依之因記其實
政而刻諸石使君浙江仁和縣人諱大良字樸菴原任膠州知州
今陞員外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五月立又有膠營兵目公建生
祠頌南卻政升等公建生祠頌二石刻不具錄

膠州志

卷三十九

金石

貨絳浮舶泛而來居集乎東關之市屢牙傭販負資貨爲利者與
附郭衆庶日往返絡繹熙熙然南門以外而小橋北岸實爲周道
橫當其衝橋跨雲溪其來已久溪漲則齧噬其岸崩潰湫隘居者
虞傾行者恐墜丁亥之歲蘇商卽蘭生爾芳慨然捐資煥以甌輶
享其利者十年矣近復圯塌卽君且歸不謂其得之傳聞者利濟
倍切於懷也爲計捍流固隄非石不可於是託膠之太學生李君
褒齡督其工與其鄉親吳君士龍夏君珏者共治之期於一勞永
逸不惜其費李君於三月十六鳩工五月初八告成挖淤下石奠
塞堅牢雖飲食不敢離次是以功速而其利百倍於前計石隄長
可丈許爲日五十有二其費則錢六十餘萬緡也悉卽君自捐者

州人士觀感而興贖錢三十餘萬緡並新小橋亦賴李君以成噫
此卽君之德化也歟夫商人越江浮海不避險阻孳孳其利耳錙
銖雖細難免於較若異鄉水土之患偶爾經涉曾何與於己乃存
心利物不恤先後數百金如卽君者蓋亦鮮矣又况千餘里外代
謀長久而託必得人不更難乎此歸震川記趙段打隄所謂事小
而不可不書者也是爲記康熙五十六年歲次丁酉邑人王紘撰
新建珠山書院碑記文曰大小珠山膠之望也對峙州西南巒磴
竦秀勢如天闕清淑之氣通重霄而凌溟渤州人士稟厥秀靈自
昔多碩學偉材故稱文獻之邦州有學宮而書院未設僅存社學
義學名其址亦久廢同館朱君若炳由編修出爲縣令來牧是州

膠州志

卷三十九

金石

既至謁學宮進諸生而訓之喟然曰造就英才州牧責也不專立
弦誦之所可乎於是諮諏相度得城南宅一區爲易舊觀初新構
規制宏敞氣象整肅門廡講堂學舍燕寢下及庖湑莫不備具落
成之日以珠山爲州望遂顏曰珠山書院延師主之復爲諸生口
講指畫不倦嘗集其課文以視予予喜而序之後過州治爲登講
堂其師弟子來揖予問答進退俱彬彬有儒者風因嘆山川清淑
之氣固應蔚爲才藪苟非朱君以大雅之才陶冶振起之烏能若
是茲州雖僻處海隅然山川炳靈考之史冊如庸譚公沙穆蔣欽
緒諸公以經術勲業著者代不乏賢典型可卽安見今人之不古
若哉朱君尋移德州擢九江守別予歷下曰所不忘於膠水者此

爾願請作記別後以書來促予既重其請會代君者周君於智更以書院經人規條質予予嘉兩君先後爲政俱能知治化之原爰記其實以報朱君且畀周君鐫石院中俾後人有所考更以勗弦誦於斯者益砥礪文行異日並爲鄉邦偉人以無忝先哲庶使賢使君教育人才之意不徒爲絳飾吏治之文具也乾隆十五年分守登萊青道沈廷芳撰膠州知州朱若炯創建周於智立石重修張將軍墓碑記文曰我

朝定鼎之初經綸草昧王師征伐不庭順治十年羽檄下膠鎮徵兵鎮帥海時行驕蹇將士不用命其年八月二十七口駐萊州守道徐大用親臨督發大閱於演武廳唱名給餉三呼將士不應歸

膠州志

卷三十九

金石

視平時行時行弗爲戢旗鼓司張將軍思選義形於色橫刀出立岡臺叱云奴輩反耶何敢爾衆擁上殺思選於臺劫大用及署州印務推官李煌脅與同反不從皆殺之縱兵大掠將軍家妻妾子女闔門自焚盡死僕張俊負其幼孤逃去後不知所終膠人合祀三公於縣忠祠而渴葬將軍於司署之外垣邑乘載將軍事本末未詳不志爲何許人亦不志墓地所在或云文登人或云延安人旣不可考司署今夷爲民居孤墳埋沒荒草中無人過問李生柔木世居土城口司署故地也距將軍墓咫尺自其大父感將軍忠義嘗歲時具麥飯私祀之胡生綺者志義之士懼其久而湮也與李生共倡義舉議修將軍墓礱石具文大書深刻永其事謹按功

令凡忠臣義士墳墓在境內者百步內禁其樵牧主者以時修理將軍孤忠亮節事狀應於旗常不可以無書而兩生韋布儒素乃能開發幽微加意於百二十八年死而無後之枯骨尤人所難能而可貴者皆宜書也是爲記

欽賜大理寺評事辛酉科亞元法坤宏撰甲午科舉人胡湘蘭書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十月高攀瓊鐫字兵馬司正指揮法藥生等捐資

新建膠西書院碑文曰爲政之要養與教無異道教民與教士亦非二端所謂養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無使失業不奪其時而已至欲化民以成俗必不能家喻戶到耳提而面命之也蓋將先其

膠州志

卷三十九

金石

本務而漸以暨之士也者民之耳目也士敦行誼而各矜式其鄉之民涵濡漸漬入之深而持之久親遜成風其以闕訟干有司者稀矣今

天子乘熙洽之運聲教四訖鼙鼓軒舞凡所爲廣厲學官之路罔不備舉國有太學直省郡邑皆設師儒董率之而學使者以時校士拔其尤儲楨幹之用文治固蒸蒸日上矣顧所部地廣而人衆不得不據文字爲升黜若學校之師隸弟子籍者文武各數百人卽勤慎能舉其職亦往往隔閡不相及惟是書院之設郡邑多有簡諸生之雋異者廩給而督課之親師樂羣幾無異於家塾其意善矣然先生之所以爲教與弟子之所以爲學大抵以工揣摩取

青紫爲急而賢司牧亦不得不以騰達者多樂吾育材之著成效而於養賢以及民之指判然不相蒙矣夫古人爲學之道歸於篤行其身之要不外倫常師生朝夕與居則其行可察而知講習相授則其理可隨時爲之勸導固不必屏棄舉業高談性命而立講學之標幟也苟孝弟忠信之行體於身則一家孚之矣一鄉亦化之矣由是而登進任中外之職孝於親者必忠於國友於兄弟者必信於僚友鄉黨親睦者必能子惠萬民而達於政事雖假帖括經義爲進身之階而所爲經世致用之方不待入官而以政學矣且聖人論君子在先行而後從先儒亦云必身體之乃言之親切而有味制義之文固貴於博綜經史而非於理道實有踐履而鈔

膠州志

卷三十一

考三 金石

襲塗飾以欺世其得於有司者亦倖獲耳東坡先生與姪老佐書曰無使一第之後所學遂爲棄物旨哉斯言可深味也武功張公德潤以名進士久官山左治行清卓爲齊魯之最所莅清平嶧縣養備而教亦與其立書院以課士不惜捐俸不務虛名今莅膠州以珠山書院在城外者爲湫隘爰相度東門爽塏之宅價購繕治榜曰膠西書院州之樂義者輸資恐後付質肆而薄其息以時斂散爲東脯膏火之資其數視他處加豐焉而又爲諸生求人師不但求經師其教也先器識而後文藝其學也藉舉業文字以約之於躬行所以植其體達其用者循序而漸摩之以底於成蓋惟本化民之意以迪士而乃可推教士之效以成民誠足以仰副

朝廷選舉賢才移易風俗之至意嗚呼董子之儒術庸生之經學皆是邦也子於是爲膠之人額手屬望焉是爲記以鐫諸石其齋廚若干楹經費若干兩支用若干具有冊檔茲不具乾隆五十二年五月舊史官洛南薛宁廷撰膠州知州武功張玉樹立石

重修張忠烈將軍墓記略曰膠州治西里許有祠曰愍忠祀海逆之變死節之臣三人爲萊州守道徐大用署知州萊州推官李煌一則張忠烈將軍思選嘉慶元年丙辰復善由恩縣知縣擢莅茲土下車修祀事州人士僉曰去祠東北行不一里有土城口者將軍墓在焉其旁民居湫隘叢塚錯處久恐湮沒予心識弗忘旋奉檄塞決河倥偬多故未暇往三年秋乃相與拜將軍之墓而讀其

膠州志

卷三十一

考三 金石

碑碑爲州人故大理評事法君坤宏撰文簡質可據法君博聞好古子以所撰文考之州志與故老傳聞皆不誣蓋距將軍死事時至今幾百五十年矣復善竊謂食

朝廷祿遇禍不顧身此秉節持義之常非有所冀於後而齷齪者方自便其身圖遇小利害輒瑟縮無由自振以視將軍之義不返顧決然爲之者究竟何如乎於是修葺將軍之墓遠其居民遷其勿之叢塚繚以周垣東西長九十有六尺南北半之門西向工闕月告成嗚呼予爲將軍治墓固守土之責亦以愧夫爲人臣而不忠其事者嘉慶四年知膠州事虞城劉復善撰

岳州府知府李公祠堂祭田記文曰古者卿大夫建立宗祊采地

而外皆受圭田以供管淖其勤勞王家生爲民禦災捍患者則祀爲貴神犧牲薪燎國有司掌之先王所以教民美報也予以嘉慶丙辰奉

命擢刺膠西首謁饗宮及山川風雨諸壇遣卽至李岳州祠堂拜公遺像詢之士人曰前明以倘倭故山東創設驛遞二十七所公私煩費百姓苦之後倭寇息而驛遞之擾民如故公首議裁革一時六府士民咸醵金市地建公祠宇迄於今二百有餘年矣予簿書之暇偶檢邑乘得公所作革驛傳議讀之因歎仁人之言爲利誠溥公既歿而鄉人尸祝之不虚也越數日公裔孫柔木復持公家傳來謁益悉公之政績及公生平出處大節古人謂盛德必百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世祀如公者非其人歟近聞春秋時享土人第掇蘊藻以羞而實鼎倫庸久廢不舉蓋歲時流遷賢吏之寢邱無復有存焉者矣予與紳士合議以城東麻灣社新田五十三畝畀柔木世守之藉地之所入貯爲公祠安侑之費爰刻諸石俾州人知隴西後昇之得歌楚薺以祀其先非獨其似續之私情蓋藉以慰東國士民之思報公捍患之功德於無窮也公諱元芳號玉峯嘉慶四年歲次己未十一月膠州知州虞城劉復善撰

重修膠西書院碑記略曰膠之泮宮義學社學由來久矣乾隆十四年朱君若炳始建珠山書院甫成而移刺德州繼治者周君於智倡商民捐千金權子母以作膏火此創始者之圖維也歲之甲

辰武功張君以書院在城外者爲湫隘爰相度東城內購宅繕治講堂兩廡巍然煥然又勸州之樂義者捐資以廣修脯膏火之費由是膠之士習蒸蒸日上嘉慶癸亥冬予蒞任茲土詣講堂課士文章品行斐然可觀但試之則來試畢則去問其故則以齋房狹隘且有漸卽傾圮者乙丑春予捐廉俸四千金令工師度木圻人治墁傾圮者重整之狹隘者擴充之又選董事者附貢生楊相太學生周儒俊李景年陸鳳彩四子者不辭勞瘁經營盡善數月告成俾前賢之功業式廓增美炳耀來茲而膠之人士日登講堂與其師友切磋砥礪以成

國家之棟幹此則予之志也夫嘉慶十年八月膠州知州長白愛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星阿立

重修海神廟碑記文曰古有海之祀與嶽瀆並重舜典六宗魯祀三望先儒之說海皆居一膠城南里許舊有海神廟者二百餘年前海水至其地今徙而南且二十里桑田揚塵其信然歟廟有碑文漫滅不可識猶有歲月爲前明萬歷七年建造歲久傾圮廟之道士尤無賴故廟之毀日甚予蒞是邦欲理新之州之人咸樂輸是役廟左又有地藏菴三楹遂並新焉廟舊有田十七畝逐道士易以僧卽以其地爲僧之養自經始迄竣工凡三閱月費千餘金督工者監生彭毓琦冷維燾也廟成以記請予嘉州之好義者衆而二人者於予相與以有成也遂不辭而爲之書其事嘉慶十三

年歲次戊辰九月知膠州事撫寧徐紹新記

捐助諸生鄉試資記石嵌膠西書院西壁閒文曰嘗聞孔子云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必有勢而後行故貺財尙焉鄉閭爲多士入官之階閒有勤學之士刻勵三載或以道遠乏資不能與試殊堪扼腕予籍隸省垣未歷茲苦而得於耳聞目見者甚多筮仕以來每遇鄉試之時必詢訪無力赴舉者量爲資助而終以未能博濟爲憾膠州士習文風夙稱淳美科名亦較他邑爲盛而地距省城七百餘里貧士赴試維艱予莅任二載積廉俸得千金交典商生息以爲鄉試資斧之助而自托於貺財之義在有力者不過借潤筆墨而於貧士或不無小補云嘉慶十六年歲次辛未孟秋月知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膠州事楚北劉文瑛撰並書

公議八條一捐銀一千兩於嘉慶十六年六月十一日發交各典商承領按月一分二釐生息每年得息銀一百四十四兩至十八年六月二十日連閏月共得息銀三百八兩按應試人數分給後復以十八年七月初一日起至下屆鄉試六月止照前生息算給一此項本銀經十二典商具領每典輪流承管一年如各典內有於收銀後歇業者即將本銀並已收息銀算交接管之商無庸繳回其另有增開者一體派管以昭公允一按本生息州署立中宇第一號印簿禮房存檔周年結算本利若干三年支發後仍餘若干執月者開單稟州查照登記印簿記滿續立第二號以垂久遠

一捐銀生息義在贍貧自應於徧給之中少爲區別以分字員字田字列作三等庶貧富有差不失周急之意一學師與諸生最近貧富自所深悉應於錄遺報名後合科試正案彙爲一冊按名填定各字移州以憑分派一給發銀兩本寓獎勵之意科試所取與報名遺才亦宜分別其正案以分字六兩員字四兩田字二兩爲率遺才減半各生均於七月初一日赴學具領一恭遇

恩科鄉試如在正科之前所得息銀動支一半按等核攤如在正科之後以一年所得息銀同上屆支剩及繳還各銀一併核數難給一此項息銀原爲貧生鄉試籌其資斧非卹其室家如領銀之後並未赴試者自宜繳還若違延不繳司事查明卽以冒領注冊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以後不准列名文瑛再書後書膠州儒學學正劉梅訓導牛松年州庠生張穎建紀熙皞趙賜薛維棟紀卯元張會雯紀毓珽張會爵匡修齡柯培元公議

惜字戒文石刻文曰蓋聞天著奎章古聖仰觀以造宇地呈龜瑞帝臣俯察而成書肇啟草昧之恩篤生神智一洗乾坤之陋丕著聲明今者膠西爲文學名區舉惜字紙之會凡家絃戶誦咸知崇尙墨跡無敢褻越斯文矣抑吾尤有進者鼎科鵲起甲第蟬聯顯邀冥福焜燿後先勢有必至理所宜然第以自昔賢聖旣已宏牖啟之功凡茲士民自宜加護持之力誠恐炯戒不謹或致奉行漸怠倘知觸目維珍尙望終身勿替不但躬列膠庠者可告無罪於

先師先聖卽未嘗學問者亦必積餘慶於若干若孫爲此諄誨願與士大夫共勉旃道光戊子正月署膠州知州倪彤書立

重修普濟廣濟二石橋記文曰膠治西二里官道有二石橋東曰普濟西曰廣濟修自刺史濟源何公久漸傾頽越五十餘年刺史大興王公來守是邦復議修理躬詣橋所規畫形勢並橋北近水義塚亦爲築隄爰約同寅悉出俸金而州人亦皆踊躍捐貲月餘工竣同督理者協鎮膠州營歐陽公名煥州同姚公名淦吏目李公名玉棠並勒石以誌不朽王公名鎮字中峯壬子科舉人道光十年八月閬州公立

再修先師廟文昌閣碑記文曰祀嘗恭讀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高宗純皇帝御製重葺蘆溝橋涿州永濟橋諸碑至修葺輕重之辨而歎大哉

綸言所以示天下臣工以工程之有藝者義深且遠也豈總總於訓詁之異爲文人學士記載之便已哉蓋待其傾圯旣甚而後修之則工力勞而財費鉅故其成功也艱而民或苦之一失其時則勢等廢地而前功歸乎盡棄及其未甚而特葺之則功力少而財費省故其成功也易而人樂從事而其功其地亦遂長賴焉而不廢然方其易爲力也上之人往往苟安莫爲之倡以委其上下之人或又借其貨與力雖倡焉而莫應以委於上及上下均無可委而後謀之則其勞且費也將無紀極而其謀愈以難濟故雖以國

家之制度學士大夫所瞻仰而景慕以因循苟且而至於敗毀不可爲者多矣此

聖人之言所由洞鑒始終以明民力之宜惜功程之貴時遲早省費之閒不可不預察與其失之久而爲修之之艱不如勤於先而爲葺之之易其用力少成功多也予以嘉慶庚辰擢知斯州訪諸興廢之端有重葺學宮之役而文昌魁星閣之陪祀宮左者曾未及理而去越十五年道光甲午再莅茲土將究前工之未終而繕紳父老以至聖廟殿廡浸漏頽池傾狹爲言懼霖之爲害也亟鳩工庀材擇諸生董治之則又以賞罄而止次年乙未春繕紳父老復來告共贖金以集事而後文昌魁星閣之泐石敗饒始成更焉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以及學宮之垣墉丹雘風雨剝蝕者無不煥然新矣凡爲工五千五百二十有奇費制錢四千六百八十緡有奇夫子來膠先後相距十餘年而再從事於茲豈敢輕用吾民而以區區財費爲不足惜哉誠恐可爲而不爲將貽後人以不可爲而後爲其勞且費也必有數倍於此而成功反不如今日之完備者然後知我

高宗純皇帝修葺之說爲萬世臣庶力役者之大法而予所以汲彼從事於茲樂與繕紳父老觀成功者爲此也若夫爲學之方教士之規則有

世祖章皇帝訓飭士子卧碑之文在此都人士已沐浴

聖化砥礪學行之日久矣兩廣文先生方日諄諄與諸生講明切